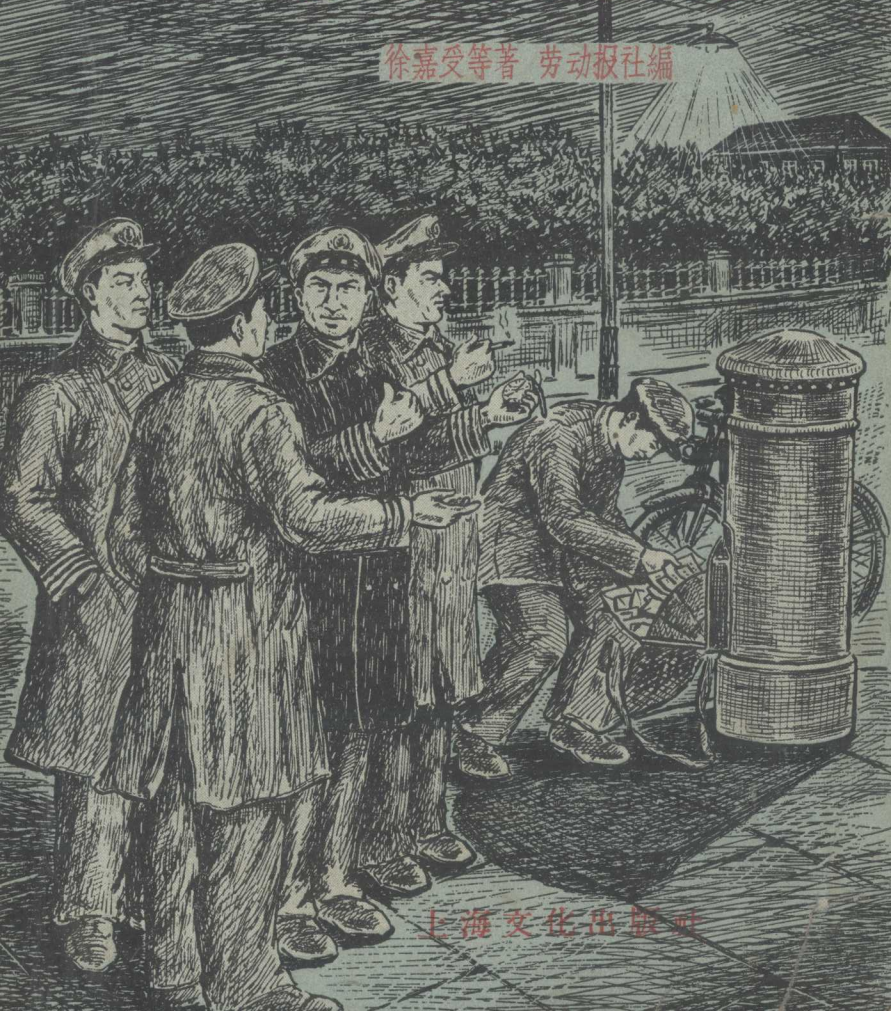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後几秒钟

徐嘉受等著 劳动报社編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最 后 几 秒 鐘

徐 嘉 受 等 著

劳 动 报 社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717.1
393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册子共包括八篇曾經發表在上海“劳动报”“工人文藝”欄的作品。其中“最後几秒鐘”等三篇是描述新中國邮电工人的劳动态度的。“信上的‘暗号’”是写志願到江西去墾荒的人，如何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当地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顧。其余几篇是关于先進生產者和劳动模范对工作認真負責、刻苦鑽研、不断改進生產工具的动人事迹，批判了驕傲自滿情緒，也表揚了工人階級大公无私的品質。这些故事都很通俗短小，写得也很生动。

最後几秒鐘

徐嘉受等著

劳动报社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：1—2/18 字数：18,000

1956 年 5 月第 1 版 195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5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·243

定价：0.12 元

目 次

最后几秒鐘.....	徐嘉受	1
邮务員老秦.....	白 魯	6
一个長途电话.....	洪鼎華	10
信上的“暗号”.....	費礼文	14
自动保險門灯.....	方軒康	19
周工程师的喜悅.....	顧褒登	23
新科長.....	賀康農	27
李荷英和陈鳳華.....	南 人	31

最后几秒鐘

徐嘉受

当我们远航外出的时候，常常会在外港遇见很多外国海员，有的是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来的，也有的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。一天，船到大连，吃过晚饭，大副邀我去参加海员俱乐部的国际海员招待会，我们穿好制服就上岸了。

走出海港大门，转了个弯，就看见前面有两个外国海员正在边走边谈着。这时候，天色已晚，街上很静，我和大副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出他们谈话的声音，他们说的好象是英语，夹杂很多“中国”“中国”的字眼。当我们走近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回过头来了，看见我们穿的也是海员制服，就停下来，举了举手，用英语说：

“你们好！”

我們料想他們不懂中國話，也只得用英語回答他們的招呼。從他們的袖章上，我看出他們一個是船長，一個是電報員。

“你們從那里來的？”我問。

“我們嗎？啊，很遠，很遠，從荷蘭來的。你們也到海員俱樂部去嗎？”那船長拖長了聲音說。

“是的。”大副回答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那我們一起走吧，怎麼樣？”船長又說。

他們很健談，一路上滔滔不絕地盡談中國給他們的印象。他們第一次來中國是十年以前的事，那時候，這位船長還在做二副，中國給他的印象是一個既骯髒又貧困的國家。船一靠碼頭，不用自己找，就有人來領去上酒吧間、上妓院。最近幾年，他聽見過不少關於我國的傳說，知道我們國家已經大大變了樣，但是他很希望能親眼看到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

不多時，海員俱樂部到了，我忽然想起了袋里還有一封忘記寄出的信，想去寄了再來。那兩位荷蘭朋友聽說我要去寄信，就表示願意陪我去，可以順便街上多逛一會。

到了郵筒旁，我在改正寄出日期，他們就觀看

附近的街景。忽然，那插在邮筒口的卡片上的几个數目字，引起了他們的兴趣，大副就告訴他們，那是开筒取信的时刻。

“准时來取嗎？”他們問。

“当然。”大副肯定地回答說。

与其說這兩個外國人有心要証实大副的話，还不如說他們随时随刻都在注意我們的一切新事物。所以当我丢了信正想走时，那个荷蘭船長却揷出了挂表，帶着开玩笑的口吻說：

“那么，这个‘19:00’就是說下午七时來开信筒是不是？現在——噯——六点五十五分，我們等五分鐘好嗎？”

“那可以。”

我們自己心里当然最清楚：我們新中國的職工不論在工作上、生活上，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，我們深深感到做一个新中國的工人是多么值得自豪。我們剛才對他們說起了淮河修建工程，說起了偉大的抗美援朝，說起了偉大的五年計劃……。可是，我們却不知怎么的也有一些担心：要是这位邮遞員迟來了一分鐘，那這兩個來自資本主义國家的海員，將會怎样來理解我們的話呢。

兴致勃勃的談話已經停止了，大家好象都有点儿緊張。誰也不發一言。一分鐘过去了，兩分鐘过去了，那位荷蘭船長和电报員不时看看表，互相交换一下眼色，微笑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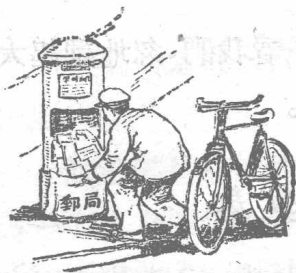
大副很鎮靜，但他和我一样，不时朝着邮局方向看上一眼，不用說，他也一定在想，但愿这位邮遞員不要迟到才好哩！

但是，三分鐘溜过去了。

四分鐘又溜过去了，街上还是没有动静。

我开始責怪起这个邮遞員來了，干么不早一分鐘來呢？你为什么不遵守劳动紀律呢？你的工作責任心到哪里去了呢？我真想馬上去打电话給邮政局，提出意見，嚴厉批評这个失職的邮遞員。但是，我很快地又連想到了自己。我不是从來不計較一、兩分鐘的嗎？当值班水手在值班前一刻鐘叫醒我的时候，我总得拖延五、六分鐘再起床；上駕駛台的时候总要迟到一、兩分鐘；听报告的时候总怕早去了会浪費時間，認為迟到一、兩分鐘沒有关系……，那么这个邮遞員离开取信時間还差半分鐘時間哩！我又为什么这样恨人家呢？

荷蘭朋友說話了，还笑，笑什么？我又急又慌。冬



突然，一輛飛快的自行車在郵筒旁停了下來。

琦平画

天，北國的夜風吹在臉上，我却毫不感到寒意，我的臉發燙。幸虧天色已黑，否則，我这窘相，很可能成為他們談笑的資料。

我看了看

大副，大

副在看表，我也連忙拿出了表，秒針正指着二十秒，以後三十秒，三十一秒，三十二秒……四十五秒，我的心好像已隨着秒針在翻騰，我的手握緊了又放开，放开了又握緊。

突然，寂靜的街上响起了一陣急促的鈴聲，一輛飛快的自行車從一條支路上竄了出來，在郵筒旁停了下來。

好長一會，大家不發一語，似乎為這種遵守時刻的準確性驚呆了，大家看着郵遞員取了信又飛快的馳去，人和車消失在黑暗里。夜風吹來，路上的



荷蘭朋友看了看我們，忽地翹起大拇指，……。琦平画

落叶刷刷地發响，荷蘭朋友看了看我們，忽地翹起大拇指，緊緊地握住了我們的手。

邮务員老秦

白 魯

每天兩次：上午十點鐘，下午五點鐘，院子里就會响起一陣响亮的聲音：

“信！”

高高的个子，黑黝黝的面孔，堅實而又健壯的身軀，那是郵務員老秦。他象時鐘一樣的準確，每天來到的時間一點兒也不差。早晨，誰家要是因為有特殊的事情耽誤了一些時間，看到太陽已慢慢地鋪滿了大半个院子，准會着急地說：

“快点燒飯吧，郵務員老秦都快要來啦！”

往往說話的人話還沒講完，老秦就出現在人們的眼前了：

“信！”

“老秦來啦！”

院子里隨即揚起了一片呼聲，人們都從屋子里跑出來啦！

老秦总是那么仔细地，把一封封信送到收信人的手里。

他送信是勤快的，负责的。记得一年前，我刚从另一个地方搬到这里来住的时候，我就为他的服务精神所感动了。那是个夏天，下午五点钟光景，院子里的太陽，已经退出了一大半，我在阴凉的地方放了一张竹榻躺着看书：

“信！”

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。

“老秦来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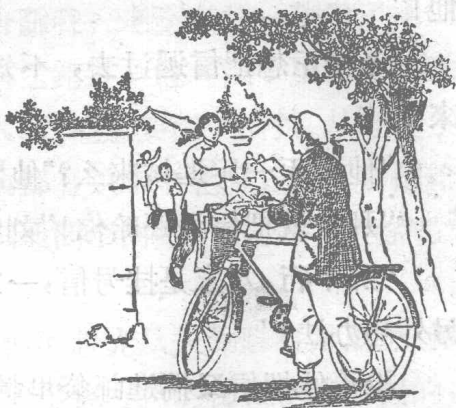
许多人叫着跑出屋子来，密密地围着他，有问信的，

有取报纸杂志的，“老秦来啦！”许多人叫着跑出屋子来。琦平面都叫着：“老秦，老秦！”那样子真热络。他把信件发完了，眼光向人羣里看了一转，忽然问道：

“刘宝山呢？”

他的话刚说完，从里面院子里急急跑出来一个人，一边跑，一边应着：

“我来啦！”



那是个小学教师，我虽然刚搬来，因为是同行，很快就认识了他。

“怎么样？王德泉的地址替我问到了吗？”老秦冲着刘宝山问。

“问到了，”刘宝山回答，“是在山河桥小学，他恐怕明天会进城来，你把信交给我吧，我可以托人转给他！”

老秦正想把信遞过去，不知怎么忽然又迟疑起来：

“他明天一定进城来么？”他问，“要是他不来呢？”

“那我就把信退还给你！”刘宝山说。

“那不行，人家是挂号信，一定有紧要事情，我得另外想办法！”

说着他把信又揣进邮袋里转身出去了。我看着他背影搭讪地向刘宝山说：

“这个邮务员真古板，山河桥有三十多里路，他用什么办法送去呢？从邮局转去，那还不是要费更多的时间？”

可是刘宝山没有同意我的话，他说：

“老秦是个好邮务员，很负责的，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！”

果然，第二天他來的時候，告訴劉寶山說，已經把信送到了。我當時就問他這信是怎樣送去的呢？原來，他昨天下午打我們那一帶送完信后，就到路口去找回山河橋去的農民，托他們帶了個便條到山河橋小學。今天一早王德泉就上城里找他取信了。我听了覺得他真有辦法，也實在負責得很。

據院子里的人告訴我，老秦在這一帶送了兩三年信，從來沒有把信送錯過。他對院子里的人熟悉得很。有新搬來的人家，他總要問個清楚。從老秦手里收到第一封信的人都有這末個感覺，他把信遞給你時一定要詳詳細細地問個清楚：“×××是你嗎？這封信是你的嗎？”

說這話的時候，他的眼光從頭到腳打量着你，轉呀轉的，眼珠子似乎要把你心里的秘密也看穿似的，起初誰都會覺得奇怪，後來也就明白了，原來他要把你認個清楚，好記在腦子里。

我說：“他倒是本戶口簿！”

“一點不差，”院子里的人說，“不僅是本戶口簿，還是讀報提要呢！”

“讀報提要！”這名字夠新鮮，于是我又問起來啦。院子里的人告訴我，老秦不但送信，還兼送報紙

雜誌，送報來的時候，只要有什么重要的消息，他總是這樣的关照：

“今天有重要消息，第一版里登着×××事情，一定要仔細看一看啊！”

他說的都是最重要的事情，經他一說，看的人也對那消息更加注意了。

“他自己一定很留心時事的！”我聽了後想：“這真是個好郵務員啊！”

我打心眼里欽佩起他來了。

由於我的工作地點不在家鄉，過了假期就離開了家，但是只要一看見郵務員，我就會想起老秦來，他那高高的個子，黑黝黝的臉，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。

一個長途電話

洪鼎華

六級風呼啦呼啦地吹着，外灘綠化地帶的樹木，被吹得晃來晃去。行路的人們只得把帽子捏在手里，順着風走路便會被風力推向前去……。

魯紹興拿了派送員交給他的一份“傳呼長途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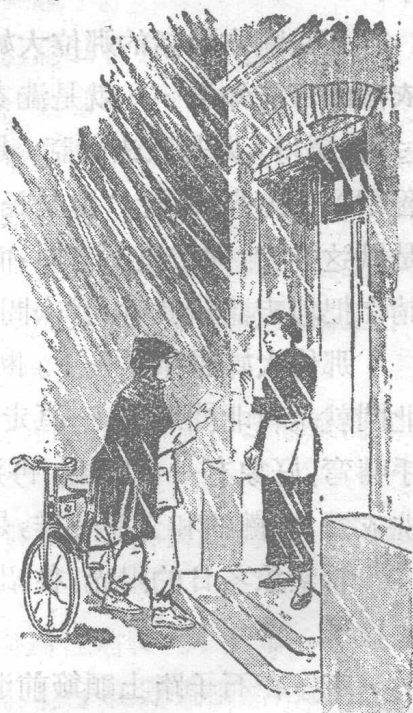
話通知單”，跨上自行車，俯着上半身，頂着風，使勁地往前踏。過了外白渡橋，沿着大名路一直下去，便到了目的地——霍山路。他找到了通知單上的地址，問里面的人：“請問這裡有位姓張的同志嗎？”

這個房子里剛巧沒有姓張的。魯紹興又看了一下通知單，沒有錯：“張文秀”。

“文秀？”一位大姊自言自語地說：“她老早換了人家了！”

原來張文秀是位勞動大姊，幾個月前已到別處去工作了。只是誰也不知道她現在的地址。

“上海地方這樣大，那里去找呢？難道退回去不成？”魯紹興心里很着急。他又想：“這一定是這位大姊家鄉來的長途電話，一定有很重要的事。



一位大姊說：“張文秀老早換了人家了！”

琦平画

她的親人該多么焦急地盼望着通話呀！假使退回去，將會帶來怎样的不幸呢？——我絕對不能把它退回去，這是我為人民服務的時候……。”他越想越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，無論如何要想盡辦法找到她。

他躊躇了一下，問周圍的人：“能不能打听一下？”

還是剛才說話的那位大姊說：“在南市有個擺洗衣攤的可能知道……就是洗衣攤的地址不知道。不過，我認得，要是我去的話，是可以找得到的……。”魯紹興一陣高興，說：“這是長途電話，很要緊的。可是風這樣大，你去也不方便，而且還慢……，這樣吧，請你把地方講給我聽，我去問好了。”

那位大姊思索了一下，斷斷續續地說：“不是老北門就是新北門進去，一直走，經過兩、三條橫街，左手轉彎，好象有一個廣場，再過去幾家門面，有一個洗衣攤，擺攤的和文秀一樣，是青浦口音……。”

希望象冬日的陽光，魯紹興跨上自行車，高興地去找了。

車子在石子路上顛簸前進。風，比先前更猛烈了。天際升起了大片烏雲。魯紹興狠命地踏着車子，下決心要在暴風雨到來前，把張文秀找着。他兜過了

几条街道，还是絲毫沒有头緒。他索性停下車來，把剛才那位大姊的話又重复想了一遍，重新从老北門沿着晏海路仔細的探尋。他从第一条橫街向左找去，再从第二条橫街向左找去，又从第三条……。但是，都沒有着落。汗象小毛虫样地往脖子里直淌，內衣与背心不久就粘在一起了。

这时候，狂風怒吼，烏云密布。雨，看样子只要用杆子往云端一撥，就会“嘩嘩”地倒下來。

他推着車子尋思着。忽然，一个鄉親的臉隱現在他眼前。他似乎看到了張文秀的親人，正用着渴望的眼光等待着……。他又想起了給獎大会上首長的講話：劳动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要繼續發揚工作中的積極性，克服困难……。

“那位大姊会不会弄錯呢？”問号在他腦海里打轉。

“試試右边吧，慢慢找，总会找到的。”一个新的念头涌現了出來。

于是，他又从晏海路往右轉弯，沿着一条条街，一面尋找，一面問訊。终于在露香園路附近找到了那个洗衣攤。他从攤主人那里知道了張文秀的地址，又按址找到了張文秀本人。